

明
清
小
说
新
论

夢·醒·三國

劉志強題



夏 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明

清

小

说

新

论

夢醒三國

劉夢溪題

夏 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醒·三国：明清小说新论 / 夏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

ISBN 978 - 7 - 5097 - 3522 - 0

I. ①梦… II. ①夏… III. ①古典小说评论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1192 号

梦·醒·三国：明清小说新论

著 者 / 夏 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高 雁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75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25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522 - 0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红楼梦》研究的新时代	1
第一节 1990 年“红学遗言”	2
第二节 《红楼梦辨》中的否定	3
第三节 不停息的思考	5
第四节 转变的原因	10
第五节 《红楼梦》研究史与研究方法	15
第六节 《红楼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19
第二章 后 40 回中不能“续”的情节	29
第一节 雍正的上谕和贾母的“实话”	29
第二节 “平安州”不平安	37
第三章 《甄女词》隅说	39
第一节 题红诗	39
第二节 甄英莲与甄士隐	40
第三节 《甄女词》之“三重”	45
第四节 《甄女词》的重中之重——咏香菱之七律	47

第四章 《红楼梦》“黛玉谈诗”的格律问题	55
第一节 缘起	55
第二节 “虚字”和“实字”与“虚句”和“实句”	56
第三节 曹雪芹的律诗技巧	58
第五章 读《红楼梦》随笔十则	62
第一节 宝玉小解	62
第二节 从“曹”与“贾”的字形说起	68
第三节 贾琏怎么总是盯着“鲍二”的老婆	69
第四节 第13回与第64回的关联	72
第五节 王子腾与王子胜：增添与更换	75
第六节 凤姐是谁的女儿	85
第七节 何谓赤金绦	88
第八节 从阿斗、杜十娘到琏二爷	89
第九节 檀云回家	90
第十节 宝玉之“不悔”与雪芹之“悔”	92
第六章 论《红楼梦》第17回、第18回分回	94
第一节 从分回位置看版本排序	95
第二节 从回目文字的变动看版本排序	105
第七章 《红楼梦》“神、仙、人”的悲剧表达	110
第一节 以“神”发端：“止淫水”与叛逆性格的渊源	110
第二节 同而不同的仙话	112
第八章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本试论	122
第一节 缘起	122
第二节 简略的年表	124

第三节	寻找铜活字本的底本	125
第四节	推测铜活字本排印的年代	138
第五节	奇大升所指为何种版本	140
第六节	研究《三国志演义》铜活字残本的意义何在	143
第九章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144
第一节	缘起	144
第二节	魏氏刊本是简本	145
第三节	“二刻”意味着什么	147
第四节	节目的缺失	149
第五节	简本：删交战场面	151
第六节	简本：删细节	153
第七节	简本：删人物对话	153
第八节	简本：删人物介绍	155
第九节	简本：删论、赞、诗	157
第十节	魏、杨二本文字比较：同误	157
第十一节	魏、杨二本文字比较：同与异	159
第十二节	各节结尾的同与异	162
第十三节	魏、杨二本图像的比较	163
第十四节	结语	165
第十章	《三国志演义》第 33 节与第 34 节之间	166
第一节	引言	166
第二节	三种不同的类型	166
第三节	结尾为什么不同	168
第四节	两封书信	170
第五节	两次调整与修改	172
第六节	释疑	173
第十一章	《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	175
第一节	小说、书写历史及真实历史的“千层糕”	175

第二节	多面孔叙述人	180
第三节	“转换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	185
第四节	“牛排式”结构与网状结构	196
第五节	《醒世姻缘传》大结构中的“主线移位”	202
第六节	叙事时间	205
第七节	“板块式”故事叙事微结构	208
第八节	《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212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4

第一章

《红楼梦》研究的新时代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师友纪事》中回忆了自己早年与钱钟书、周扬、孙楷第、聂绀弩等文化名人的交往历程，其中在《还不清的满身债——怀念孙楷第先生》一文中谈到俞平伯时说：“真可惜，像俞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精神金子的流失，人们是很难意识到的，一旦意识到，就会觉得异常可惜。”此语流露出的哀痛和惋惜之情引起了红学界很多人的共鸣。

俞先生殚见洽闻，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是著名的旧体诗人、散文家，著名的诗词和昆曲研究家。尤其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是竭其终生之力以从，他是新红学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很多识见和看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自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版，俞先生就全身心投入到新红学方法的尝试和对《红楼梦》的全面思考中，直到以与顾颉刚的通信为基础的《红楼梦辨》的出现，他的红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红学的思考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熟阶段。

1954年大批判之后，俞先生到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有着怎样的思考，却是众说不一。尤其是对他1986年的讲话和1990年的“红学遗言”，不理解和持反对意见者也不为少数，即使有些人用褒扬的态度看待俞先生的后期结论，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了解和考虑俞先生为什么会在晚年有那样的想法，这些想法在当今的红学研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

研究俞先生红学观点转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要改变学界对其个人学术进展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俞先生红学观点的转变是一个红学研究新境界逐

渐形成和趋于成熟的典型兆示，从中我们看到了红学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第一节 1990 年“红学遗言”

一提起俞先生，人们表现出的大都是对他的过去——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工作的敬佩，但对他 1954 年遭受批判之后的研究则很少有人加以推究和深思。一些人试图用“俞先生曾遭受政治打击”来为俞先生为何 1954 年之后没有像之前那样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之类的看法进行善意的解释。对俞先生晚年的转变甚至还有人认为那是有违他自己过去的定论的，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颓变。^①

关于俞先生晚年这段话，过去的确有些人提及，还在文章中有所阐述。但有文章提及，并不能代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目前学界就有一些人持这种态度：这个问题别人已经说过了，再提就是炒冷饭。不客气地说，如果代学人都作如是想，哪还会有什么学术的前景呢？

俞先生晚年对《红楼梦》后 40 回看法的转变，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衡量，其结果是不仅得不出任何结论，而且会把俞先生的看法和转变简单化、单一化、个人化，成为一种无关大局的现象。只有把它放到整个红学研究史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才能通过俞先生个人的转变，看到一种已经在悄然形成的红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我们必须要以过去的研究为根基，从一个更新、更全面的角度去考察，诸多纠结的问题才能水落石出。

俞先生晚年曾写下一段这样的话^②：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自 1990 年俞先生仙逝迄今，各派红学家对俞先生晚年这段著名的红学遗言曾从不同侧面加以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① 最近一所大学的教师给学生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鲁迅从《呐喊》《彷徨》到《野草》，他的战斗思想逐渐表现出一种下降和消微的趋势？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同有人会问“为什么俞先生 1954 年之后的学术研究停滞了”一样，是个伪问题。

②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 43 页。

其一，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俞平伯晚年红学思想的转变和深入发展。

其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种转变是令人遗憾的，表明俞先生不能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而将其混同于高鹗，其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与曹雪芹不相近。

其三，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一个九旬老者兼“惊弓之鸟”在病榻上的混沌之语。

第二节 《红楼梦辨》中的否定

首先，我们要将俞先生早年的观点和后来的看法对比一下，看看他的认识是如何发展的。

其实，从他晚年的讲话和关注的焦点来反观，自《红楼梦辨》之后，他一直都没有把该书的出版看成是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终结，而是不断地探寻和反思，即使在感到“华年受阻”的艰难岁月，也没有放弃过。直到1986年以后，这些长期思考的结果才陆续发表出来。对《红楼梦》后40回的重新评价，是其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集中代表，体现了俞先生深刻反思、思入微茫的思维状况。

俞先生1922年的《红楼梦辨》是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很多观点也是在与老友的辩论中才得到逐渐完善的阐释。比如，《高鹗续书的依据》一文中曾引顾颉刚的话：

（高鹗）他的原文恰如雪芹的原意。所以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

对此，俞先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意，说：

他（顾颉刚）的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大体上，也是很确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不敢胡来。即使有疏忽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原谅他。况且他能为《红楼梦》保存悲剧的空气，这尤使我们感谢。

随后，列举出20个例证，来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的一致，表面看去，他似乎并不反对顾颉刚的看法，而实际上，这只是作文的一种策略。他反对

的态度在后文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而辟专章论述和逐一举例，只不过是為了更有力地反驳老友的观点，他说：

我们要知道，有依据的，未必定是好；反之，没有依据也未必定是不好。高鹗续书是否有合于作者底原意，是一件事；续书好歹又是一件事，决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虽承认了高氏底审慎，处处有所依据，但我们依然可以批评这书底没有价值。

他认为高续看上去是有依据的，可以肯定是“貌似”，但却“神不似”，原因就是高鹗的性格和曹雪芹的性格相去甚远。虽然续得像，但貌合神离，也没有任何价值。后40回和前80回“貌合神离”是俞先生早年看法的核心。

接下来，他在《后四十回底批评》一文中又说：

所以上篇所叙高氏依据什么补什么，至多只可以称赞他下笔时如何审慎，对于作者如何尊重，却并不能因此颂扬四十回有文学底声价……归纳起来说一句话就是：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

这就是更明显的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找根据的话，有“戴有色眼镜看问题”之嫌。因为他开列出的20个例证，如宝玉出家、宝玉中举、贾氏抄家、黛玉早死、宝钗与宝玉成婚、元春早卒、探春远嫁、惜春为尼、妙玉被污、凤姐之死等，个个都在说明续书的精彩，他也已承认那些地方的神似，甚至说：

高氏补书……注注有许多地方，虽并无所依据，而在行文方面却不得不如此写，否则便连串不下。所以我们读高氏续作，虽然在有些地方是出于他的杜撰，只要合于文情，也就不可轻易菲薄他。

这就说明后40回不仅有根有据，就连某些没有前80回内容作依据，被认为是“杜撰”的地方也很“合文情”，是不容菲薄和批评的。其实在这种基础上，结论已本不该是完全否定的了，而他最终还是不承认续作的价值，依然坚持对后40回的否定。俞先生早年对《红楼梦》后40回价值的否定是学界，乃至他自己承认的事实。

第三节 不停息的思考

俞先生晚年从理智和良心两方面解剖自己早年的研究，在坚持原看法的同时，探索新的研红路子 and 红学真谛。那段病榻上的话虽不排除是在他精神并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所说的，但也应该视为意识清醒的语言，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视为“病中的呓语”，也不是“走火入魔的极端”，更不是畏惧或一时性起的结果，而基本上是长时间思考所得，他的认识较早年更深化了，《红楼梦辨》中初露萌芽的思想在晚年开始清晰起来。

正是因为当初他在《红楼梦辨》中所列举的20个例证和一些非常明显的对后40回认可的语言，“（后四十回）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①等，就说明在《红楼梦辨》的否定中带有肯定的合理内核，俞先生早年虽然反对续书，认为续书是貌合神离的，但他的理性让他在深入研究之后，到晚年对自己的武断和先入为主开始有了反思。

但有人却以为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受到了批判而重演“蛇与井绳”的故事，说出有违自己内心认识的话。

假如我们重读1954年后对他的批判文章和对他的指摘的话，肯定不难看出，当时批判的重点是他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他“离开了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②去研究《红楼梦》，云云，“《作者的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篇文章，在1954年以后招致的批判最为猛烈”^③。

可是就在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先生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俞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强调：

《红楼梦》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再一次明确而毫不避讳地指出红学研究要向文学性、文艺性方向发展。

① 俞平伯：《红楼梦辨》，岳麓书社，1999，第198页。

②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史哲》1954年第9期。

③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16页。

对于曾遭全国性批判的观点尚不避嫌，不加掩饰，对一个小小的后40回看法难道就要怀揣避祸之心而虚与委蛇吗？而恰是这一“从文、哲两方面”探讨《红楼梦》的观点，才真正顺应了红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成为用文学、美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早期预言和思想指导。

俞先生在《红楼梦辨》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续书的不可能”，他说：

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为此，他详尽地论述过书不可续的原因。这是他早年彻底否定高鹗续书的价值的关键之处。

但俞先生很快就在写于1925年2月7日的《〈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中就胡适的考证发表意见，希望不要忽视《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特征，不要以“呆的方法”去考证等。那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依据是不十分可靠的。他在对胡适观点的怀疑与对自己看法的反观中，不断加深认识。

接着，1948年他在《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中说：

《红楼梦辨》一书，近来很有人要找，我想任其找不着也好，因这书可存的只有一部分，如考证八十回的回目非原有，后三十回的推测，其他多失之拘泥，讹谬传流，大非好事。^①

1950年俞先生作《红楼梦研究序》，又对《红楼梦辨》的绝版表示：

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②

1953年他在《论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中说：

自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

①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66页。

②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71页。

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①

俞先生对后40回作者的看法的高潮发生在1964年，他对“高鹗续书说”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并清楚地提出：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以前我们会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②

但是，1986年俞先生应邀到香港，其间接接受采访时，他又表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仍然坚持了他早年的看法。

而到了晚年，他的外孙韦奈说：“（俞先生说）‘要重新评价后40回！’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就多次提及。”^③病榻之上，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自6月中旬开始……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文章由四个人写，你，（韦奈）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④

晚年的俞先生没有拘守过去的否定，而是将早年的合理内核发展、深化了，并有某种程度的超越，他对韦奈说^⑤：

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

①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02页。

② 俞平伯：《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第437～438页。

③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43页。

④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43页。

⑤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44页。

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浪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能否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

他能在晚年说出这番话绝非偶然，这正是对《红楼梦辨》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因而，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这是一个纯净的学人思索了一生的学术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催人梦醒。”^①

俞先生晚年开始认为《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的大方向都是好的，也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前80回也有不少问题。这种对前80回的看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前驱言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前80回只能唱赞歌而不能发出别的声音的时期，俞先生就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全面评价前80回了，实在是一种创举。而再看那些认为这种转变不可理解且以之为憾的人很容易让人想起“夏蝉不可语于冰”的老话，对《红楼梦》没有理解到俞先生理解的地步，又如何真正去理解俞先生呢？他们对后40回的不公正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俞先生从《红楼梦辨》之后对后40回的态度就开始不断地发生越来越清晰的转变，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有反复？除了个别地方发表的言论和对自己的亲人所讲的话外，却没有更加明确的阐释呢？其原因有四：

第一，俞先生对胡适还是信任的。在俞先生心目中胡适以当时学坛盟主的身份和地位为大多数学者所景仰，他学贯中西，具有现代思维，极少有人能动摇他的学术威信，俞先生也不例外。

第二，在香港的访问中，他又表示后40回作者是高鹗。这其实是一种策略，他是要对自己有所维护。

第三，1959年杨本，即《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被发现，从此开始了比较漫长的对它的研究。这个研究阶段经历了一个波峰，即认为它可能是高鹗的工作底本，而最终又落到一个低谷，认为它是个杂凑本等，到现在仍没有一个定论。而俞先生1964年对胡适“高续说”表示出很大怀疑的态度即是在杨本研究热的背景下产生的。加之，从1925年《〈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之后，他就表示对自己早年《红楼梦辨》的不满，接下去1948年、1950

^① 沈治钧：《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453页。

年、1953年等的不断自我否定，和对胡适研究方法的否定，使他在对待后40回的问题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对“高续说”的否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四，俞先生只把高续当现成结论，没有具体再加考证是否为高续，还因为他手头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考证这一问题。晚年他所能表达的只是他繁复想法中的一部分，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这是因为他的思考一直呈开放发展态，他自己总觉得条件尚未充分、尚不成熟，同时处境也使他难觅机会系统地表达。

俞先生著名的《红楼梦辨》是与友人顾颉刚的通信和交谈的产物，但大批判以后，他的处境却是“交游寥落似晨星”，“门巷萧萧落叶深”。红卫兵抄家，他所有的藏书，包括《红楼梦》的全部资料和笔记都无一幸免。他自己后来很遗憾地说：

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①

“文化大革命”后，有些书虽得以归还，但寥寥而已，重要的几乎都失落了，这是他晚年的很多思考最终未能落实成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从前的资料和笔记还保存着，从他的话中已经看出，他对自己早年的一些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希望能写出来加以纠正，继续研究。

其实，俞先生晚年对《红楼梦》后40回看法的那段文字之所以会被误读，正是因为他没有将其完整地论证出来，才使得这一本应对红学研究产生重要转折性影响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话柄，而失去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虽然如此，从他的个别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深入思考。因而对早期那种认识有了重新的评断，扬弃了不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合理的内核，而他的学术良知又让他不肯隐瞒这一事实，所以才有了晚年的说法，所以才会屡次表示要给后40回一个公正评价。用韦奈的话说：“在他的晚年，研究方法已从局部迈向宏观。”^②俞先生晚年的学术视野随着人文视野的扩大提高而空前提高，不再受所谓“红学”小圈子的局限和屏蔽，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红学发展前景。

所以学界的认识也愈来愈科学化、清醒化。俞平伯后来也不再坚持高鹗

①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17页。

②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18页。

一定是后40回的作者，接着，有人认为俞先生的话“乃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针对的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周先生（汝昌）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误导下，红学界对待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后40回和程高本120回上那种予以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并希望重新认识、评价后40回”^①。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上述说法是90年代以来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四节 转变的原因

那么俞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从未间断的学术思考

本文开篇曾引刘再复对俞先生1954年之后学术研究的一个看法。诚如刘再复所言，20世纪50年代对俞平伯的批判的确造成了学术史上巨大的遗憾和俞先生个人的悲剧，但又并不全如其所说“像俞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最近笔者接受了一个访谈刘世德先生的任务，刘先生针对此事指出：“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新建设》和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上。也就是说他发表的文章都是在和何其芳有关系或是他负责的刊物上，他在别处发不了文章。但并不是说他没有写文章，这其实也是何其芳保护老专家的一个例证。”

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俞先生在各方面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80岁后曾作诗曰：“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②“华年受阻”，半生压抑，一个学者，不能随意写文章表达观点，如同被剥夺了生命一般。

韦奈说：“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显然这是有意回避……直到1986年才略有改变。许多想向他求教‘红学’的来访者，大都被我们‘挡驾’……我们家中有了‘禁区’。”^③这就是他几十年的桎梏。

学术环境的恶劣虽然使他不能交流，不能创作，不能考证，但1954年被

① 贾穗：《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4期。

② 俞先生自己加注说：“十二年为一纪。”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11页。

③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第12页。